



古香齋新刻袖珍古文淵鑿卷第三十六目錄

唐

韓愈

平淮西碑

曹成王碑

處州孔子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袁氏先廟碑

司勳員外孔君墓志銘



烏氏廟碑銘

南海神廟碑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鱷魚文

古香齋新刻袖珍

御選古文淵鑿卷第三十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

平淮西碑 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

愈為行軍司馬淮蔡平以功授刑部侍郎奉詔撰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渾噩似誥銘高古如雅頌體裁弘鉅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楊惠琳反。兵馬使張承全討斬之。又明年平蜀。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劉闢以獻。又明年平江東。大將張子良執李錡以獻。又明年平

澤路

鎮州招討使吐突承瓘執盧從史歸京師

遂定易定

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

州歸於

致魏博貝衛檀相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六州歸朝廷無不從

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

其子元濟。以請不許。

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

領軍務表請

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

李忠臣陳奇吳少誠相繼為淮西節度使。是為三姓。李忠

臣吳少誠及李希烈吳少陽是為四將

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

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

聞脩王志堅曰
新舊唐書載淮
西碑仆於李愬
倚唐安主入訴
方想入蔡景繁
使迎晉公示人
以上下之分其
人知禮如此不
應爭功名於文
守開觀羅隱記
石烈士事知仆
碑實出於石蓋
將帥宣力之迹
著廟堂主持之
權徵軍中健兒
安知所謂惟斷
乃成而是時政
在姑息遂曰而

從之耳觀段文
昌改作于想部
將姓名臚列殆
盡則當時所以
改作之故可知
矣

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烏重允為河陽節度使。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曰：文通。汝守壽。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

岳。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李愬

為唐、鄧、隨節度使。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裴度為御史中丞。曰：度

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

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

撫師。命知樞密梁守謙監軍。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

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

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

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

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允武合攻其北，大戰十

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
 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
 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
 有功愬獲騎將李祐以歸待以客禮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
 引責戰益急顏允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
 曲以備蔡人董昌齡以郟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濟懼時董仲瓚守洄曲元濟悉發觀近詣
 之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
 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
 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

卧子陳子龍曰
 李義山贊公文
 曰點竄堯典舜
 典字塗改清廟
 生民詩其言似
 矣然公之此文
 審輕重明順逆
 歌之舞之振動
 天下又豈在於
 抄撮摹繪之間
 乎又曰公之斯
 文若元氣濡滌
 大筆何淋漓斯
 言近之美

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
 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
 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允
 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
 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
 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宣慰副使馬總為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
 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
 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
 提兵叫讜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入朝東方戰未利
 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

臣熙曰典謨訓
 誥之文清廟明
 堂之句一洗唐
 人碑版習氣宋
 儒詞其辭嚴義
 偉制作如經斯
 言符之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允愬武古通咸統於弘
 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
 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
 陵雲大破賊黨於時曲拔
 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
 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
 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
 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與頡頡蔡城其壘千里
 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
 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
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今盱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
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
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
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
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
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

鹿門茅坤曰昌黎自喜陳言之去故曹成碑當亦屬公作意之文

原本忠孝立言已撰要領而敘事遺辭高而能法碑斯之文此其極則也

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李愬以先入蔡州擒元濟功第一意頗不平愬妻唐安公主也因訴碑辭不實詔令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撰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明
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子俊嗣垂拱間
遇害神龍初復以俊弟傑之子允嗣王明子備自南
還詔停允封而授備備卒復封允允卒子戡嗣戡卒子臯嗣
蓋於時年十七八紹
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

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台州賊袁晁反。河仍徙秘書兼

禹脩方岳貢曰
退之於此文可
謂字字作意惟
恐其一語之平
弱文之用心道
如此也

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時辛京果為詎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國良也良以武岡叛。戍眾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

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
 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
 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
 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
 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
 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
 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音團力勾卒。羸
 越之法。音越。秦也。謂秦越之兵法。左。曹有獲則分。界其伍也。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選遇也。○喂鋒

禹脩方岳貢曰
 退之於此文可
 謂字字作意惟
 恐其一語之平
 弱文之用。心蓋
 如此也。

蔡山踣之。喂謂一舉盡斃也。踣僵也。李希烈柵廣濟

之。○喂楚快切。踣蒲墨切。剡斫之黃梅。臯取斫州。降李良。又大鞞

長平。鞞音鞞。去草。○普活切。掀斫春。掀舉也。出也。掀

斫水。掀擊也。撥黃岡。筴漢陽。筴箸也。鉞箭具。○音夾。行趾。汧川。趾

也。○還大膊。斫水界中。膊。磔也。安州三縣也。披安三縣。拔其

州。斬偽刺史。興元元年。臯遣伊慎王鏐圍安州。拔之。斬偽刺史王嘉祥。標光之北

山。踏隨光化。踏。大食也。○他合切。括其州。括古。十抽一推。唐令

十成丁以下為推。十推而取其一。以為兵也。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

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五州。斫黃安。海隨也。十九

縣安六黃三斷隨各四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

又漢陽漢川屬沔州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

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

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溥東都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

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

佑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

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

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慎將鏐將潛時馬彝掌幕府偕

臣鳩緒曰於治
民用兵見其忠
於事太妃見其
孝既孝既忠四
字為一篇綱領

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

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

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

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

沔斬安黃其惠未忘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

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

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

之辭曰

太支十三太宗十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

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傑嘗為黎國公不聞僅存子父
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
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疆隄其姦猖以報
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
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
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
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魏

氣得高深而古色
陶然也下丹腹其
離居下耳

東發黃震曰公
以杜稷不屋而
壇不如夫子巍
然高座張文潛
稱廟貌起於後
世祭天地亦不
屋而壇耳

鹿門茅坤曰孔
子廟碑漢以米
當屬昌黎第一

然當座以門人為配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
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
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
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
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
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
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
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繁鄴侯泌之子
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改為顏子至

閩南王志堅曰歐陽公穀城夫子廟記云後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謂生雖不得位而破有所享以為夫子祭謂有

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張文潛云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二公所言皆議韓公此文也按昌黎是尊題格歐公是翻案法其實非有異

叙文簡賅路同與其古奧處可及

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

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元等

數人皆圖之壁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公羊高毛

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荀韓董揚五人韓名嬰作詩傳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

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命可

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

歐陽氏曰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為贄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

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尺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者老嘆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秋行事而已

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

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

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

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丞相吉

其簡賢處不可及

古晉書古文游覽

卷三十一

三

前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

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

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惟弘正

銜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弘正父廷

玠大歷中為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連兵

攻之廷玠固守朝廷嘉之遷洛州建中初魏博節度

使田悅召廷玠為副蓋悅伯父承嗣與廷玠為從兄

弟也悅懷逆謀廷玠規切甚力悅不能悛廷玠憤鬱

病死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

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

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

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闕之詩四詩皆魯頌使聲於

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

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

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

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

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承嗣孫緒子季安卒子懷諫自知軍務年

十一以弘正為都知兵馬使時軍政決於家僮

蔣士則眾不附迎弘正於家弘正拒之不可

弘正

唐魏博節度沂國公廟碑銘

臣廷敬曰敬端
從君命說起端
重有體中間稟
經酌史含風蓋
雅如指三代以
末法器銷張駭
烈非此種不足
以光金石

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都水各環襄州各延憚兵部卽廷珮也環長子守義卽承嗣父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命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

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按度程。提壇籍賦。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堯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陟。見於蒼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袁氏先廟碑

本傳滋字德深朗山人建初中黜陟使趙贊薦授試校書郎御史中丞韋貞伯表為侍御史歷遷湖南觀察使封淮陽郡公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京南以旂節朝京師考

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

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

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

烈象容歌詩所以載其功烈象其形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

繫羊豕幸有石祭儀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麗繫也如具著先

人名跡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予不敢必

揭出孝字便見此文淵源不絕而詞理淹緜足以發之

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

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

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燾

後謂覆燾其後人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

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

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

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

見可譜常居陽夏今亳州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

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退黃漢儒轅固齊人竇太后好黃老言召問固固曰此家

古香齋古文詩卷六 唐 袁氏先廟碑

人言耳太后怒之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

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

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

新下或有安字。穎或作頴。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

陰。武德九年。以大耄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

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

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

令諱暉。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

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

鹿門茅坤曰序
袁氏世系千餘
年若一線中多
荆棘句字不可
讀系之以韻似
追雅頌

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

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

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唯

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

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

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

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

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

史記曰便章百姓即平章也仍持節將蜀滑襄荆

茲於永貞元和間歷西川義成

百說學白雅頌
之遺文成典則

山南東道荆南節度使蜀謂西川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荆謂荆南也略苞河山秩登

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

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

忍不錮人博士韓固司徒袁安也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職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

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聖世所不忍為左傳陳有韓濤塗又有袁僑漢有韓固韓豐又有袁安蓋兩姓

也杜預謂袁僑濤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姓○按歐陽公集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濤塗立

姓為袁蓋韓袁古字通用袁蓋又通作爰亦非別為一姓也收功厥後五公重尊

安司徒湯太尉逢司空隗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

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

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

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

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

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諏

以龜以平其巖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舞廟廷陟堂

進室親登籩鉶肩膺肱節禮記其禮太牢則以牛左

儀禮臂膺膊節又兩肱脊肺設肩肱肱節也肱骨也四者皆所薦之羞○膺奴報切又女朱切肱音相節

格其樽元清降登受祚於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

袁氏先廟碑

施於汝孝嗣以執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司勳員外孔君墓志銘

老華紛披彌見丰骨卓犖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昭義軍

州也在河東貞元間從史表戡為書記闕里志孔戡孔子三十八世孫從史為不法君

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

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

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

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

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

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

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

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

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

宰相李公鎮揚州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

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

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

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

聞脩王志堅曰
一篇只叙一事
唐書本傳盡用
之

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
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遂卒
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
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
南遂朝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
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元和
郡國志河南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
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
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貞元二十年昭義
節度使李長榮卒

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
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
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
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云

遂敗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祖如圭海
州司戶贈

工部員外郎父岑父著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
作郎贈駕部員外郎

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

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

以耐從卜人言不耐君母兄戮音達尚書兵部員外郎

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恒州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為留後上欲軍河北世襲之弊未授從史時為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上許之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允當軍門叱

雄姿顯氣有揮斥之意

鹿門茅坤曰序烏氏世系及戰功處錯綜而豔

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

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

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

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

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

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營者存左傳昭二十二年莒子庚

唐烏氏廟碑銘

唐烏氏廟碑銘

七

輿虐而好劍鳥。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左傳襄二十四年齊

烏餘以廩邱奔晉昭二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

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

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

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玘

字某。烏氏自豈。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

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

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捺祿山名可突干契丹勇將

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

臣士奇曰古人立言必本乎忠孝衛孔氏然藝明之銘載在禮經其最著者也燕許但夸文藻

未獲本實遺之起環斯為一端已

都山居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壘石綿四百里。

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

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邊威益

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

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

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

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

十一年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

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鳥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
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
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
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怠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共重高華足以
色太平鋪張盛事
後幅拓開一步文
境倍覺寬舒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聞脩王志堅曰
孔幾本傳云先
是準詔禱南海
神多令後事代
祠幾每受詔自
犯風波而往韓
愈在潮州作詩
以美之正指此
碑韓公作幾墓
誌不載蓋與此
文互相詳畧也

鹿門茅坤曰以
祀事作案墓寫
神承昭然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
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月令盲風至疾風也山多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
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孔
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也殿定公正直方
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
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
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
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
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
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與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
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概稠也占愛切五鼓既作牽牛正
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
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

閻公徐孚遠曰
日月出入山島
球峙此曹孟德
觀滄海作也於
公此文亦云

臣英曰結撰開
鉅波瀾壯濶詞
藻瑰麗雅且典
題相配

臣杜訥曰古質
極以西漢又在
韓集中另為一
格

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食闔廟。放
艦祥飈。送颿旗。纛旄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噉。
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
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
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
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
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
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
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

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
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
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
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
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
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
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
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銘

韓姬姓以國氏。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食邑於韓。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今屬河南開封府。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

人交。

一作校。

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

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

曰司徒元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

皆德宗年號。

為宣武軍

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

劉元佐滑州匡城人。起承

平牙將建中初為宋毫節度使。破李納。又敗李希烈。加汴宋節度使。

公少依舅氏。讀書

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邀放

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

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

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

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采南城將比

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八年元佐卒朝議欲用吳淩衆亂擁其子士寧代為使九年軍又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節度使引

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

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

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

卧子陳子龍曰許公忠勤武節元和之間倚為重臣固宜得此文以震耀耳

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

圍許求援於逸淮蓋逸淮已死而少誠不知猶來求援其使者遂以暗逸淮者語弘而

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

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嫗而髮櫛之

幾盡淮南子云聖人之用兵也櫛髮嫗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狗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謹呶叫號於城郭者

臣乾學曰唐平蔡州其時領重鎮者位無過弘而弘又都統諸軍惟廟謨獨決於裴令公故首

功先度而弘次之是篇云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蓋深表之

李師古作言起事師古為平盧屯兵於曹以嚇滑師

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相

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師或作帥滑衛節度名義成軍時姚南仲為帥公使

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

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

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鞵與師古以鹽資

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

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師道師古

古已卒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

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成德

節度使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

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

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

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

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公為侍

中元和十二年錄平淮西功加弘而以公武為鄜坊

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

遂進迫曹曹寇乞降曹即師道所統公曰吾無

古晉書古文尚書 卷三十一 唐 司徒許國公神道碑銘 兵

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
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
絹五十萬匹五十或作七十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
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
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
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
私克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
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
五年今天子卽位穆宗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

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
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
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按舊史實賜米千石其葬物
有司官給之京兆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
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
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日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
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
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
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

臣士奇曰唐藩鎮納兵歸朝以功名終惟許公為勳勳銘垂後以勳臣節大書特書得春秋之

旨美至其銘詞古健有漢魏樂府之風

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滑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州監軍斬峇降充。峇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使徙宣武汴詔加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隙。域不

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

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獠狂犬也自劉元將得其人眾

乃一愒愒息也與憇同詩不尚憇焉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

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憲宗貞元皇帝

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

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嘖

呻與其睨眴睨眴眴也又目動貌淮南子視焉無眴邪視也左顧失視右顧

而蹠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

唐司徒許國公神道碑銘

成德軍幽都州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鱷魚文

潮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愈至。數日。命其屬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潤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擗初朔切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

次崖林希元曰
祭一鱷魚而義
理正大諷諭嚴
切殆與商盤周
誥相表裏或謂
唐文之下於漢
以此較觀亦且
其然也

臣廷敬曰辭義
嚴正風霜集其
腕下所謂蒲相
如離千載以上
人凜凜有生氣
也讀者至今神
思悚動當日之
感異類理固然
耳

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
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麀
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
雖鴛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仙仙悉枕切。睨睨吳切
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
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
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
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
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

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
有利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
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
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
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
乃止其無悔

古香齋新刻袖珍古文淵鑿卷第三十六

古香齋新刻袖珍古文淵鑿卷第三十七目錄

唐

柳宗元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讐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與太學諸生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段太尉逸事狀

封建論

守道論

南府君睢陽廟碑

箕子碑

陸文通先生墓表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監察使壁記

興州江運記

劍門銘

古香齋新刻袖珍

御選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柳宗元 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吳。貞元中，第進士，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坐

貶永州，卒。

獻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

頌國美之文，典雅為上。宏瞻次之。

華緝又次之如此
其上乘也

卧子陳子龍曰
子厚諸雅如金
人伉立巖巖龍
鱗可與李華諸
頌並為一代樂
府

臣熙曰須揚得
體雅飭不浮飄
詞一過可謂楊
清風

寬宥命守遐壤

元和十年三月
為柳州刺史

懷印曳絃有社有人

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

下天造神斷克清大熟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

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

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

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

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皆小雅

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皆大雅烝人本作烝民避唐諱也南征

北伐則六月采芑皆小雅平淮夷則江漢常武皆大雅鏗

錡炳燿鏗鏘鐘鼓聲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

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

自卽位以來平夏州承貞元年憲宗卽位楊惠琳反元和二年張承全斬惠琳夷

劔南元和元年命將討誅劉闢取江東元和二年誅李錡定河北元和十年吳元濟伏誅而大雅

降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元和九年克蔡州而大雅

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

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

等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所作常武召穆公所作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

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

首謹言

駁復讐議天后時徐元慶復讐議者欲捨其罪左拾遺陳子昂議元慶宜伏國

法然後旌其閭墓時趨其言宗元駁之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師韞為御史元慶變

姓名於驛家備力久之師韞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

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

擊出刑豎二字並
提作骨骸類至為
精極

西山真德秀曰
退之亦有復讐
之議終不若子
厚此文明白痛
快

東坡黃震曰旌
與誅莫得而並
當考正其曲直
所論甚精合與
昌黎復讐議參
看

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

荆川唐順之曰
此等文字極謹
嚴無一字懶散
埋精而文工左
氏國語之經也

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
苦枕干不仕勿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
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
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
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
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陵上也。
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
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
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

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殺之不議曲直
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理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
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命勿讐。讐之則死。有反
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
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父受誅子復
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讐身而已不得
兼讐子。今若取之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
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既不越於禮服孝死義
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

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欒。

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得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教鞅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勿食，故使處原。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鞅，鞅音勃以

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

聖教精嚴，遺調緊，拔森然法戒之文。

東發黃震曰：原雖得人，不當謀之寺人。

聞脩王志堅曰：趙衰為文公從亡之臣，豈待人先容者問之，教鞅而後畀正當時左右得人之徵也。子厚此篇有感時事，借古人發議耳。

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

卧子陳子龍曰此子厚深痛於宦官之禍而為此論也當時任文之黨盡欲奪北衙之勢張南衙之權但其行事躁妄終以自敗然於國謀不可謂非正也

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景監秦孝公寵臣衛鞅因景監以見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宣帝宦官弘恭石顯譖蕭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趙穿弑靈公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按唐自德宗懲朱泚之亂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原守於寺人尤甚宗元此議雖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

與太學諸生書

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州陽城送之郊

外帝惡城黨有罪黜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詣闕請留宗元以此書勉之

蘇音雅暢中寫有好賢與善之意故倍覺妮妮可思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懃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

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于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于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

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諱罵有司者。其泯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啗啗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謁顧。尙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

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約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于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附扁鵲占良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

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太學生得書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止不得上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新史年表云中立潭州刺史彪之孫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

命意深厚不為苛激之音

東坡黃震曰此書後段說為文之法極詳

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伯厚王應麟曰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于羣日以召開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開豈可使呶呶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

廉門茅坤曰子厚書中所論文章之指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錄心研神者而後之為文者特路剽富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子故奮袂曰有志於文須本之六經以求聖人之道其庶焉爾

臣廷敬曰此書與退之與李翱書參觀乃知韓柳用功得力處文特辯肆界兀獨是篇中子厚莊老並舉類視雖所見未純固當節取其長

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

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已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

臣乾學曰於文章之根柢條葉數詞皆備上下千百年作者無能出其環中韓歐諸公皆好論文止自言其所得未若此之闕深肅括也

子好道而可我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

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八年愈爲史館修撰劉秀才作書勉之愈答書

宗元見愈書藁乃與愈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劉秀才或云名軻及今乃

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

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

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

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

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愈

劉秀才書云宰相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畏言之且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

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

水心葉道曰令

狐德蔡在武德

初便已建明脩

史故貞觀中晉

及南北諸書皆

獲完具而李延

壽又自為集史

雖皆文字不足

以望古人而成

敗有考統紀不

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

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

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始復振此論固不可易本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為盛往往不過記叙銘論浮說閑語而着實處反不逮唐人遠甚學者不可但隨聲唱和虛文無實終於斷喪而已

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剛眾家後漢書。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捕固固。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

荆川唐順之曰：提其原書辨處，有顯有晦，錯綜成文。

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不可不畏懼。故宗元駁之。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記傳之耶？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決必不沉沒者，且亂雜無

禹脩方岳貢曰
親退之諫佛骨
之表論庭奏之
辨必非怯於禍
而不為者但以
史緒紛雜難於
綜理故解設而
為是言而子厚
折之可謂當其
理矣

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書又云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落軒天地決
不沈。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
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
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
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
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
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
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書又云行且謀引去今當為而
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

欲勉人難矣哉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此狀宗元元和九年在永州作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

涇州屬汾陽王以副元帥居

蒲郭子儀為河中節度使

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

晞子儀第三子寓軍邠州

屬西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

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
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
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
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此書情事能使太
尉情事現與此
書中事相復叙
工力

東坡黃震曰太尉逸事凡三大高事數曲盡其妙

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

臣鴻緒曰直起直收峻峭簡嚴逼真史遷叙事文字

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
 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
 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析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
 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
 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
 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
 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
 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臣英曰叙太尉
 三事皆剛正慈
 仁詩所謂不畏
 強禦不侮艱寡
 考以平會復隄
 事 遺曲盡情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
 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
 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
 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
 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頰頰赤土也人且饑死而必得穀
 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
 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
 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
 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謨雖暴抗然聞

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封建論

唐與疏屬畢王至太宗時名臣共論封建事子厚深探其本據古驗今反之

覆論

博辨縱橫字况
驚心動魄舉秦漢
言之則以據其精
斷制甚確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揚雄賦：積棘之榛榛。鹿豕狃狃，羣走貌。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

水心葉適曰蘇氏謂柳宗元封建之論出而諸子之論皆廢雖聖人後起不能易然宗元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觀易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載萬邦義尤多聖人惟恐德不且以有諸侯更分別甚意與勢而謂其不得已乎方堯舜三代時所謂建置其國家者皆天

下之賢聖故滅天仲開六參滅謂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豈如漢唐以腥臊劍挺之臣膏梁乳臭之子加諸億兆人之上哉自晉楚滅國最多已自別為郡縣至秦始皇盡空之天地霍然一變大要古無封建之論因李斯不主後世之說方角立而宗元遂言公天下之

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禮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

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鮑昭賦竟瓜剖而豆分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左傳管仲對楚子曰賜我先君履揚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謀不聽後魯人殺戲而立括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

古者齊古之制也 唐 封建論 大

端自秦始也

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射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

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伐凡伯誅

莫弘者有之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天下乖盪無

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

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求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

二謂魯齊晉秦楚宋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

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

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

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

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

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

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

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

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

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

平城高帝被圍病流矢高帝擊英布陵遲不救者三

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東晉書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

臣士奇曰。事勢之流。蓋亦運會使然。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與井田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柳州此文特鏡其要。

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

漢書文帝召田叔問曰。公知天

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後召以爲雲中太守。得魏尚於馮唐。

漢文帝因

馮唐白魏尚功復以為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霸為潁川太守觀汲

黯之簡靖黯為淮陽太守治民好清潔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

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

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

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

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

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

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

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

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

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

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

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

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

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

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

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

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狗之以為安仍

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

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守道論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

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

漢文中有此

西山真德秀曰
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以一
身言之四肢百
骸形而下者也
吾身所具之理
即形而上者也
推之事物亦莫
不然自異端之
學興於是指形
器為粗迹而索
道於虛無元漠
不可測知之域
形而上下者始
不相屬矣柳子
此論頗得道器
不相離之意故

取焉

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
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綬之
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左傳杜預注云朝內是
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
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
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是道之所由也則又觀之以
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拳斬殺之慘禮
上罪梏拳而極梏手械拳兩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
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

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
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
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
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
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
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
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果矣。

南府君睢陽廟碑 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藏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

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

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

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

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九眉之都尉。漢武帝至

郎省見一郎鬚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顏名馴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

挫援臂之將軍。漢李廣援臂善射武帝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

以兩葉之連背運
六代之加辭

東漢黃震曰此碑記南霽雲也然一句一字始終屬對全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作近世晦翁嘗以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殆自襲以從俗耶

○奇居 宜切 天寶末寇劇憑陵隙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

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暮以佐命。謂陳

希烈等漢劉歆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謂哥

舒翰等置王衍為石勒所破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

遠義氣懸合訐謀大同。許大也說文云訐楚謂信曰訐誓鳩武旅以

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

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已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日以愧後世

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曠見黜而奔師。左傳文公二年狼曠為右先軫黜之狼曠

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

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

雉齊固城三堵為雉初據雍邱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

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

遮要邀同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後漢耿恭據疏

勒匈奴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軍虜騎雖強頓盱眙而

不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賊徒乃棄疾

于我悉眾合圍技雖窮于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設

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志益專于三板史記智伯率韓魏

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福陽懸布之勁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偃

陽主人懸布秦堇父登

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汧城鑿穴之奇潘岳馬汧督

戀之蘇而復土者三汧城鑿穴之奇誅晉元康六

年氏羌反時馬敦守汧城羣氏四面攻城中鑿穴而

處氏又掘地攻之敦以燔火薰之潛氏藏焉卒全汧

城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哭也左傳宣公十二

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甘心易子鄙宋臣之

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甘心易子鄙宋臣之

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

而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

有國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

泣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

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

唐南府君睢陽廟碑

臣熙曰服而不
能辨而能雅

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
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

碎秦庭終情無衣之賦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

首而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辭九歌國殤篇云帶長劍兮挾秦弓首

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爨之歎息後漢

傳爨為漢陽太守賊欲送爨歸鄉里爨歎曰吾行何之遂戰沒

有周苛之慷慨漢高祖使

周苛守滎陽項羽生聞義能徙果其初心賊欲降霽

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雲未應巡

笑曰欲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烈士抗詞痛

臧洪之同日後漢袁紹執臧洪殺之陳邈曰寧與臧洪同日死遂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

日戮二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

烈士蔡道

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病卒詔曹景宗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在助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

景宗之存一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

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

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不能

得乃刻木為信魏龐德與關羽戰敗

狀祭而哭焉不降為羽所殺魏帝

命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責怒于禁降伏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

勾踐樓子會稽乃合于三軍曰孤羽林字孤知孝武

子寡如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舉門關于

之志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徵印綬于漢儀。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

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僅以怒寇。謹勇也

音。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

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

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

之思歎。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

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音浮二州。服忠思孝。無替

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

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

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

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

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記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

儻來。後漢溫序為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鄉平侯。相夢

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

前漢趙克國以功德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銘

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揚雄。即克國圖畫而頌之。銘

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授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

也封大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

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賊攻睢陽為雲梯置精兵其上推之臨城巡潛鑿三

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鈎之一穴中出木柱之

敦命穴坑浚塹真壺錯瓶甌以偵之將一穴中出鐵籠盛火焚之按底攻沂城鑿地道焉馬

穿響作因以火薰之偵伺也五正切鉗馬非艱公

傳宣公十五年析骸猶競華元告司馬子浩浩烈士

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凶威西慝孤城既拔渠魁受戮

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

羣生成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

旌褒有嘉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

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

刊碑河許萬古英風

箕子碑箕子名胥餘食采于箕故曰箕子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

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

立議奇而不軼於法有此識力始可

東發黃震曰子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輕重

登山謝枋得曰此等文章天地間不可多見惟杜牧之題項羽烏江廟詩有云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二句得此妙致

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周書曰。囚奴。正士。謂箕子也。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夷傷也。取日入地中。明夷之義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人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

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率是大道。藜于厥躬。天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

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誥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陸文通先生墓表

文通先生名淳字元冲避憲宗諱改名質子厚此表作于鄆州。按質附韋執誼王叔文為給事中故唐書與執誼叔文同傳宗元自與質善特為褒美然史亦稱其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其功蓋不可泯也

表章經學之文要須如此簡確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故有鄒氏夾氏凡五家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

臣廷敬曰首尾以春秋一事闡其文之持剛其氣之雄視世

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目沒者

其為書處則克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

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

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即竹簡護朽骨以至於父子

傷夷劉向受穀梁春秋其子歆見左氏傳大好數以難向向不能答君臣詆悖者後漢

陳元疏曰陛下知邱明親受孔子而公穀傳于後學故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為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

墨家所排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助字叔佐趙州人洎趙匡

匡字伯淳河東人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

陸文通先生墓表

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于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包羅旁魄。封禪書旁。魄四。膠轉下。上。膠轉驅。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

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

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質佐淮南節度陳少

遊幕府少遊薦之授左拾遺自給事中為太子侍讀刺二州守人知仁。質歷台信二州

刺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

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謂憲宗即位尊優師儒先

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

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

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

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諡曰文。

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子厚嘗為瑾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

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蓋如序所言云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

避去國恤章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獨無國恤篇

而山陵之禮遂無所

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

左傳隱公元年預凶事非禮也

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

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

永貞順宗年號元和憲宗年號

通篇惟用直叙此可謂直之奇故無須於其陳也

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

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

不能周歲

司空杜公

杜黃裳

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

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

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

攢積木以殯也秘器作棺象物

塗車芻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

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穿壙

下棺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

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物以受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

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

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

禹脩方岳貢曰其文質老不求媚於俗者

臣鴻緒曰山陵禮制見於周官甚詳開元諸臣從而諱之其陋已甚堊所擬禮得登於太常而子厚表章之可二章識

臣英曰叙裴氏家學意重於愛禮近古柳文之極豐贍整嚴者

不情於事議者以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元成韋孟五世孫元成鄭元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鄭元孫名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名嘉盧植以儒學用而堪為祭法盧植五世孫諱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堪之高祖裴行儉侍中公以禮議封禪曾祖光庭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祖植遷祠部員外郎

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佛大理卿而堊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堊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傲四子堅堊堊墳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堊子傳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正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傳子均字若齊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遊其門若聞韶濩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此書遠其西漢近古而尤壯健於子厚所以自其文品也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邱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即糾字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蓋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號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五豈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

庶門茅坤曰覽子厚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亦可概見矣

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計磔裂攪撫融結攪撫拾取也○攪俱運切撫之石切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成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瓊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為

臣士奇曰文辭
至西京始稱弘
備為作者取則
由其去古未遠
推本經術不區
區以文法為工
也

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
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
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
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
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
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
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脩其書拔其尤者
克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
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

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
理貞元間德宗年號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
相準於是其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
十卷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數其

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

蠻夷由流求流求東夷詞訶陵訶陵南蠻也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

西域二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

雄深者其
整肅者其
復有一
風骨
豈非傑構

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

又吳語撻鐸拱稽拱執也稽計兵名籍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

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

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

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

是治也開闕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

高門然後可以上克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

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為嶺南節度使且專二

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

康州茅坤曰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堂之制亦弘敞而文亦稱

附子陳子龍曰文如画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異巖巖觀者竦視

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眾南

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奧庫側庭廡下

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日汗泣更起而禮莫克終故

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

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

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

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

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

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

臣廷敬曰崇闕
之論妙於發端
瑰偉之詞工於
鋪叙詳而不煩
贊而能雅之文

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

命饗於新堂幢牙茸燾幢幡牙牙金節析羽旂旗

旒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又軍

為旌旋析羽咸飾於下鼓以鼗晉周禮鼗鼓長八尺金以

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

位卉裳芻衣卉草也書鳥夷卉服胡夷蜚蠻睢盱就

列者干人以上劔鼎體節劔盛美之器體謂全體節支節也燔魚

炙裁大鬻炙炙肉也羽鱗狸互之物周禮鼈人所掌互物謂有

甲狸物龜鼈之屬沉泛醜盎之齊周禮酒正五齊一

三日益齊四日醜齊五日沈齊醜他禮切益於浪切齊才詣切均飫于卒士興王

之舞謂七德舞九服夷之伎唐有西京伎天竺伎龜

之類國伎揆擊吹鼓之音揆先結切吹尺瑞切飛騰幻怪之容

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

人合之頡頏節度兼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

之德不可以容眾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

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

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三年華元殺霍去病良將軍

也餘肉而士有饑色霍去病為侍中貴不省士其從

也餘肉而士有饑色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

重車餘棄梁肉。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於金石。以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為脩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邸。朝宿之舍。在京師者。漢律。春日朝。秋日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

能於小中見大而
禮於中亦深
以之

禹脩方岳貢曰
贊節度之政於
天子之都宜其
抑揚有餘進退
肅然

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獻甫俾其建節。

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其閤闥。壯其門閭。以奉王制。

以脩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

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

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脩常職。賓屬受辭而來

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

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

於中都。率由是焉。唐史。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

臣乾學曰。朗亭力業在貞元間。可稱。將記進奏院。而推此。談論。立言。有辭。

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城。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闔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間。九重也。九關。天門。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獻甫斷山峻。塹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屯兵。詔可。遂遣兵馬使魏光遜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茂功溢於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

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監察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察使寶應中。肅宗年號。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

明道。直。結。

臣杜訥曰首撫
經語聖義森茂
篇中補陳詳核
若東整撥文之
極有矩度者

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
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
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
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
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
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土其日吏
部土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
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
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

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厨鐘鼓笙竽琴瑟

夏擊之樂篳篥綴兆之數懸鼓者橫曰篳縱曰篥綴

謂舞者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音蘇俎豆醴尊之器必絜

於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

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筮扑於堂下以脩官刑而羣

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

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

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

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

王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

御廩之實

穀梁桓十四年甸粟而納之
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畢備而聽命

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

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

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

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

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興州江運記

江嘉陵江也在
漢中府鳳縣北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

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礪
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

叙正議論皆以典
兵山之詞謂野

森嚴神采煥發

使五年嗣天子

順宗也

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

王制有
功德于

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謂法度諸事如上公九命冕
服九章建常九旂之等是也漢書宣帝時二千石有

治理效輒
增秩賜金

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尙

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

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

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

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

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

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

關公徐字遠曰
能知地利遠近
讀其文可考其
績不徒以頌德
為工

臣七奇曰刊溝
枋頭皆為軍興
計然不過相度
水流回勢利濕
而已此後鑿山
焚林引江二百
里較為尤難欲
與利者不得憚
勞權其輕重有
可必為也

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
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棠亭川。踰寶井堡。
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
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踏音血流
稜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殫夫
畢力。野饋曰殫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
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屬鞏昌府可以導江而下。
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
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

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

為灰燼。舂錘之下。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節度使嚴礪

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醢以碎之。通溝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墾。乃宣

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

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

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

安流。丞徒謳歌。詩丞徒楫之丞衆也枕臥而至。成人無虞。專力

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

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

甚殫。饑饉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天死曰札。死徒小疫曰瘧。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克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

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

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贖。

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

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

士而爲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

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

學。捐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

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

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

封國者矣。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洙。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禮記祭法篇。實勤其官而

死。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鄴田惡。澤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

是不智也。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

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

之用。永憲於後祀。

劔門銘并序。一統志天劔山在四川劔州。張載劔閣記卽此。又名劔門山。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龙俗。剽也。嗜爲寇。

不作繁紆之勢。而自然矯捷。錄此以

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羣

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强滔天阻兵書象恭滔天

忍臯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諷諸將戮旆節

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兩川節

度使闢益整驍蹇吐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闢欲以所善

不臣語求統三川東川即以憑負邱陵以張驚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

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蜀

古梁州之地故謂以國害為私讐以天討為已任相

嚴礪為梁守臣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元和元年正

月以崇文為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為前鋒率京

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推仁仗信不侍司

康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

使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

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侍饗資

侍直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

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

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嚚論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

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礪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

州破契州命裨將可提彌剗剗腎腸剗剗也振拔根

抵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鑿鼓一振周禮以鑿鼓

墳元戎啓行詩元戎十乘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

卧子陳子龍曰
孟陽垂戒之文
此是銘功之作
雄雅不同各有
其體

臣英曰詞既炳
煥銘亦道古

克成都擒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
開送長安啓闢險阨夷為大塗消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
議功居首增秩師長傳云劉闢反以礪諸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進為大
藩宅是南服十月以礪為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
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河時惟

外區張載劍閣銘云矧茲狹隘土界山為門環於蜀

都叢險積貨混并美鬣書牧誓及庸蜀美鬣微盧彭

狂猾窺隙信信嘯呼信信犬吠聲楚詞猛犬信信信魚

斤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

馴害及巴渝巴渝在唐屬劍南道乃出土旅乃咨列嶽牧臣司

梁即嚴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書費誓時乃糗糧糗乾飯

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土元機在握分命貔貅

陳為犄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角之犄偏引也居綺切右逾岷山左

直劍門攻出九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上上披

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

固圍左傳亦聊以固吾圍也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詩

旅嘽嘽嘽嘽衆大憝囚戮大憝謂闢也書元惡戎夏

也○嘽他丹切

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

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鑿亂永代是觀按宋臣歐陽脩曰固

章無慮三變太祖太宗時仍江左餘風則王楊為之

伯明皇好經術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大歷貞元

間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

法度森嚴抵轍晉魏上軌周漢完然為一王法此其

極也今於燕許諸家各存一二以備當時之體其他

雕琢藻繪窮妍盡致之作則載入別集而韓愈之文

采錄為獨多昔愈之門人李漢編錄愈集言文者貫

道之器而宋儒亦稱愈為因文見道者蓋自愈以後

士始知以道德仁義為文章之旨歸易詩書禮春秋

為文章之根柢無論翔與湜皆受其陶冶而成即宗

元且力與角而卒莫出其範圍也要之宗元視愈伯

仲之間而翱與湜之徒若附庸焉有固一代之文源

流正變不

外是矣

古香齋新刻袖珍古文淵鑿卷第三十七

